



难忘那段学前时光

周衍会

暑假过后,小伙伴们都到村里的小学念书去了,我因为年龄小,老师不收,于是一下子落了单。此后,我常常一个人坐在门口的大石头上发呆,或者蹲在地上看蚂蚁搬家,一看就是大半天。

一天,父亲看到我孤孤单单坐在门口,回头和母亲说:“先送育红班吧。”当时,我们村刚刚成立了幼儿园,叫育红班,班上不到三十号人,我是其中年龄最大的,个子又高,只能坐在教室最后一排。

教室建在村里的一间空房子里,木窗棂上糊着几张旧报纸,以免透风。教室里面没有桌子,孩子得自带板凳来上课,讲台也没有,只是在墙壁上挂一块发白的木板。一位胖胖的中年妇女站在黑板下,手里拿着一根小木棍,一下一下敲打在黑板上,教我们唱歌:“学习雷锋好榜样……”她的声音很大,每教唱一句,下面的孩子就跟着唱一句,有的张嘴,有的不张嘴,有的声音大,有的声音小,还有个别孩子在板凳上不安分地扭来扭去。女老师不得不停下来,呵斥那些不守纪律的孩子。在教室的门口和窗台下,挤满了村里来看热闹的人,一个个笑得合不拢嘴,还有几个抱着鼻涕的小孩,在门口一句一句跟着唱。

我坐在小凳上,浑身不舒服。因为是第一,我不敢左顾右盼,也没有放开声唱,只是张着嘴,小声哼哼,觉得特别无聊。有一阵子,我甚至走神想起了以前自由自在的日子,上树、下河、偷瓜摸菜,那是多么惬意啊!可如今却置身在这样一个乱糟糟的环境里,还被很多人围观,像耍猴似的。我想到那些上了一年级的小伙伴是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,有水泥砌成的课桌,有宽板凳,校园里有很多大树,最粗的那棵树上还吊着一个铜铃,一到下课时间,清脆的铃声在校园上空响起……

“立场坚定斗志强……”老师还在一句一句教唱着,手中的木棍在黑板上敲得直响。我机械地张着嘴巴,跟着唱,心却飞向了外面。我不喜欢这个地方,也不喜欢这位老师。就在这时,门口挤进一个人,用手敲了敲门,歌声戛然而止,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那人身上。我转头一看,是祖父!他走到女老师跟前,小声说着什么,接着冲我一招手,说:“快,出来一趟。”顿了顿,又说:“拿着凳子。”

我站起来,顺手提起小板凳跟在祖父身后。阳光下,我深深吸了一口气,看着祖父,不知他找我出来干啥。“快点,到学堂去,老师刚才到家里来了,说你到上学年龄了,让你上学呢。”祖父总把学校说成“学堂”,他的手上拿着一个小书包,里面用圆珠笔写着我的名字。那个瞬间,我背上游书包,不自觉地挺直了腰杆。歌声仍在响着,但已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了,我马上就要成为一名小学生,可以跟小伙伴们在一起,跟会弹琴的女老师学唱歌了,想想真是开心。

但其实也有一点遗憾,毕竟那首《学习雷锋好榜样》我还没学会呢。至于懵懂的学前时光,则在支离破碎的歌声中,离我远去,再也不会回来了。

岁月深处的东门渡口

张冬娇

沱水向东流经茶陵城南后,受前面虎形石质山的阻挡,折而向西北浩浩荡荡奔来。右边冲击成滩,左边淤积成洲,俗称东门洲。河边杂草枯黄,淤泥成滩。洲上土壤肥沃,成为居民的菜地。沿着河边一条小道,一直往北走,可以通到东门渡口。渡口离古城东门聚星门大约100米的样子。

渡口已找不到昔日的痕迹,但对岸岸护得比较好。站在沱水边望过去,碧水如镜,水流平缓。几户人家,白墙黛瓦,隐在丛林中。一条石板路从渡口拐过一棵百年老樟,伸进幽林深处。即便是小雪时节,对岸灌木、丛林依然丰茂,只是深绿的底子上着上了几笔淡黄。一条渔船泊在渡口边,首尾竹篙相对。旁边一簇簇的芭茅,盛开洁白的花,轻柔得如同一抹浮云。

小舟横卧,水自漂流,古幽曲寂,山里人家,天造地设一般,这画面意境深远,有着原始古朴的韵味,点点滴滴弥漫的都是乡愁。

相信那个年代的人们,或多或少有过乘船过河的经历。居住在沱水两岸的居民,更是见证过渡口的热闹与繁华。

彼时,沱水东面的村民沿着那条老路,弯弯曲曲地向渡口拢来。他们有走亲戚的,有提篮挑箩担着糍粑去街上买卖的。篮子、糍粑里放着禽蛋、蔬菜和豆类等农副产品,箩筐和麻布袋里装满了谷和米。挑箩的人“打着小飞脚”(当地方言,指“小跑”),吱吱呀呀赶着路。背扛麻布袋的人俯着身子,迈着沉重的步子。还有人赶着猪、牛,慢慢腾腾地走过来。

渡口边大都有一棵或几棵大树,陆续陆续到来的人们聚在树下边躲荫、乘凉边等船。遇到熟人,前呼后应,开几句玩笑。不熟悉的,也会自然地搭讪几句,聊今年的收成,或家长里短,或各村的奇闻趣事。直到渡船来了,他们还会把话题带到船上,进而带到对岸上。

城里从一总街到九总街的店铺经营着绸布、百货、南货、国药(中药)、金号、书纸等,有几百家,可谓七十二行,行行具备。做买卖的人将手里的货卖出去了,有了钱,买

点儿豆腐、油盐,扯几尺布做衣裳,还不忘买点糖果、糕点回家哄孩子。

渡船来回,从早到晚,载过一拨又一拨的人。那时河水清澈见底。十几米深的河底,鹅卵石、细沙、水草等历历在目。鱼群来回回仿佛探手可及。偶尔有人不小心掉下手表、戒指等贵重物品,只要记好丢下的大概位置,一个猛子扎下去,找个来回,就能顺利在水底找到物品。

那时渡口上游的集材厂繁华兴旺得很。河边的木排首尾相连,一直延续到渡口。每到夜晚,集材厂和渡口的探照灯亮起来,把河边映照得像白天一样亮堂。附近的居民喜欢来此散步聊天,工人们夜以继日地工作。万籁俱寂时,木排上还有不少人,静静地蹲在那里钓鱼。

摆渡人,大家喜欢称他们为船老板,都是撑船的好手。他们往往有着健美的身材,肌肤晒成健康的古铜色,性格被流水磨炼得沉着平稳。一根竹篙在他们手里娴熟地上下划动,悠然又洒脱。渡船悠悠地向对岸驶去,映着一江青碧,就像一幅水墨画。

在河边长大的人,几乎都有过撑船的体验,竹篙下手的事情时有发生。竹篙下手太重,拔不上来,只得丢弃;竹篙下水离船太远,船迅速压过来,手力拗不过的,也只得丢弃,否则会被竹竿打入水里;竹篙甩下时,随着惯性,滑离手心,随流水往下飘去……种种情况,船老板并不责怪,先送大家上岸,然后顺水而下将竹篙捞上来。

春汛时节,河水暴涨,河面加宽,水流湍急,这时就要选两位身强力壮的撑船能手,协助船老板撑船。在船头,一人将竹篙远远地甩下去,稳、准、狠地斜插入河底,在船向竹篙压过去的一刹那,两人站稳脚,一齐用力,渡船一边向下游飘去,一边艰难地前行一点点。竹篙再远远地甩过去,船再艰难地前行一点点……一整只船上,大家都静气屏声,紧张地注视着他们,这简直是人类力量、智慧与洪水的一场拼搏和较量。

东门渡口的历史悠久,如果从古城墙的修建算起,已有700多年的历史了。据

《茶陵州志》记载:“县内渡口,全部属于义渡,是为义举。”摆渡的船和船夫的开支都由“捐田”中收取的田租解决。到清末民初,东门渡口曾改设浮桥。几条船摆开用铁链相连,船与船用木板相接铺成桥。水涨桥高,水落桥低,因此百姓也将称之为“浮桥”。

1949年8月15日,茶陵古城和平解放,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是从东门渡口进城的。那天下午,解放军大部队通过搭好的浮桥顺利过河,在东门沙洲上集结整队入城。解放军先是四路纵队,再变成六路、八路纵队,迈着整齐的步伐,雄赳赳、气昂昂地进入古城。古城一扫往日人心惶惶、乱哄哄的无序状态,呈现一片喜气洋洋的景象。大街小巷到处张贴了欢迎解放军进城标语,鞭炮声、锣鼓声震天动地;沿街铺户居民,男女老幼,拥立于街道两旁,歌声、口号声此起彼伏;烧开水,熬热粥的老百姓,奔送不迭……每个人都以实际行动,争相投身于欢迎解放军的热潮之中。

随着沱水上一座座桥梁的架起,大多数渡口,包括东门渡口、南门的三七渡口都停渡了。如今,东面城墙只剩下地基和几处残垣,城东聚星门已荡然无存。承载着厚重历史的东门渡口,已成远去的繁华,唯有两岸叭叭喳喳的麻雀声,依旧像当年一样迎合着沱水河汨汨的流水声,滚滚北去。



东门渡口旧址

小小说

老谭打铁铺

谭佳明

老家桥下有个打铁铺,关了好些年了,最近又叮叮当当开始打铁。

铺子在村道边上,一栋三厢两层的老宅子旁用“二四八”的小红砖砌了间小耳房,朝马路开了道门,门头上了钉了块木板,用铁钎烧红了五个大黑字“老谭打铁铺”。

铁匠姓谭,大家都叫他谭铁匠。铁匠的父亲也是铁匠,到了铁匠的儿子就不是了。老话说:人生有三苦,打铁,撑船,磨豆腐。日夜在火炉旁忍受着烟熏火燎,劳力费神,还又脏又累。他不想让儿子小谭再受这个罪。小谭高中毕业去当了兵,一走就是十年,去年转业回了县城。

挨着门搭个凉棚,放了把竹凳。屋里常年生着火炉,一般人待不住,外面凉些,刚好用作平时乡亲们来打铁的休息等待处。进了屋,只见墙上挂满各种成品铁器,有锄头、铁叉、粪叉、镰刀等农具和菜刀、火钳、肉钩等生活用具。接近房梁处开了一排十字形缺口,阳光伴着风在屋里移动,给炎热中带来一丝凉爽。

铁口下方有个半圆的打铁炉,炉中炭火正旺,墙壁熏得跟煤炭一样黑,刮下来可以写字,村里有人娶亲时,常有好事者来到了去抹“灰老信”的脸。墙角放着一大堆铁件,还有一只装满水的老式汽油桶。

打铁是个需要两个人配合的活儿,一个人干不来。谭铁匠的副手从他父亲打铁时就当副手了,后来他父亲去世,他就做了副手。副手是出了五服的亲戚,一直“打单式”,父母早逝,无兄弟姊妹,姓名不详,只知道和铁匠他爹搭档时大家叫他“小黑”,后来到了铁匠这一辈就叫他“老黑”了。

谭铁匠话不多,老黑也是个闷葫芦,两人多年配合早已形成默契,无需交流,闷头就打。只见谭铁匠左手握住四斤重的钳,夹起一块铁棒,放在火中烧,老黑拉着风箱呼呼吹。待铁棒烧红后,将其夹到一旁的铁墩

子上。右手持五斤重的锤,“叮”的一声敲在铁墩子的“牛角”上,紧接着又是“叮”的一声敲在烧红的铁棒上。一旁的老黑仿佛得到了信号,抡起一旁十余斤的大锤照着红铁棒敲下去,“叮当,叮当”“叮叮当,叮叮当”……小锤敲在哪,大锤就砸在哪,屋里火花四射,屋外声传数里,消散于村子里的房角树梢。

打铁有“锤语”,小锤敲得轻,大锤砸得重,小锤敲得重,大锤也砸得重。还有单敲、连敲,都是由小锤指挥,要是像起锤时那样再次敲在铁墩子上,“牛角”上,大锤就可以歇息了。这时,烧红的铁棒颜色恢复了常态,要重新放入火中烧红,再夹出捶打,如此反复方可成形。最后再放入角的水桶淬火,“滋”,升起一溜青烟,一把结实耐用的铁器就正式完成了。

铁匠儿子当兵的第三年,老黑酒后脑溢血,栽在机耕道旁的水渠里,再也没有醒来。谭铁匠将老黑厚葬了,将自己关在打铁铺抽了一天一夜的烟,第二天把门一锁,从此打铁铺就再也没开过门。

如今科技发达,机器生产出来的东西精美又便宜,再加上打铁辛苦,没人愿意做副手。其间,铁匠妻子曾提议要当副手,铁匠黑着脸拒绝:“怎能让你受这个苦!活人还能让尿憋死?放心,饿不着你。”第二天一早,谭铁匠就上县城找到当包工头的堂兄,在工地上打起了零工。凭着一副好身板和吃苦的劲头,日子过得依然有滋有味,只是谭铁匠黝黑的脸上再难寻到笑容。

转业在县城上班的小谭,一次无意中在发小阿木家发现了一把刀柄上刻有“谭”字样的刀,好用又趁手,三下五除二,一盒指头宽的排锯就切好了。询问阿木此刀出处时,对方却笑而不语,卖起了关子。小谭再三催问,阿木只是给了个提示:回家问你爷老子吧。说罢,再不搭理。小谭只得对着刀

正反个拍了张照,将此事按在心头。

回家后,小谭将此事告知父亲,想从父亲这里知道事情原委。谭铁匠沉思片刻开了口:“这把刀啊,是我和你老黑叔的收山之作,一共打了三把,这是其中之一,我们用两片软钢夹住一片硬钢,足足敲了一万八千锤,反复炭烧锻造而成,刀刃比纸还薄,吹发可断。你当兵后,阿木经常来看望我和你母亲,我也把他当儿子看,后来他结婚,我就送了一把刀给他。另外两把刀,一把在我这里,等你成家之后送给你,还有一把给你老黑叔陪葬了。”说完,谭铁匠就起身走了,似乎不大愿意提起那些往事。

小谭突然觉得心酸不已:“父亲老了,我能做些什么呢?”一夜无眠,临近鸡鸣,他突然灵光一现:“父亲还是对他的打铁铺放不下啊,我要帮助他重振打铁铺。”他找来阿木将想法和盘托出,不料两人一拍即合。原来阿木也早有此意,只因工作太忙搁浅了。现在小谭回来了,正好做个业余副手。

两人打算在告诉谭铁匠这个想法前,先把多年未用的打铁铺收拾干净。门一打开,两人被眼前场景惊呆了:一切跟当年没关门时一模一样,东西摆放得整整齐齐,房梁上连一根蜘蛛丝都看不到,小谭儿时玩的小铁锤也还在原处放着。正当两人感慨之时,遑苟的谭铁匠出现在了他们背后。三人相视一笑,此时无需言语,便一切了然。

次日,熟悉的“叮当”声时隔数年又响彻村郭。入夜,父子二人连同阿木坐在院子里小酌,母亲坐在一旁唠着摇蓝里的外孙,不时轻轻吟唱:谭铁匠,打铁的,打把剪刀送姐姐,姐姐留我歌,我不歌,我要回家学打铁。一打打到正月正,家家门口挂红灯;一打打到二月二,铁路背上打猪草;一打打到三月三,三月喜鹊闹牡丹;一打打到四月四,一个铜钱四个字;一打打到五月五,划破龙船打破鼓……

东门渡口旧址